

小說組首獎作品

路竹洪小姐

洪明道

洪明道



／作者簡介／

路竹人台北讀冊，身分認同台南甲，台灣大學畢業，提早退役夢想起飛，現於病院寫病歷當做例寫作。曾獲聯合文藝營小說首獎、快龍乙隻、GC魔法少女獎。受秘密讀者、攻殼機動隊、台語歌滋養。不想只能旁觀他人和自己的痛苦，要用一世人來做趕蒼蠅的人。讓盟盟不要再糟蹋，讓我們不用在自己土地上流離，讓熟悉台語的失語一代有作品可以看，也希望客語、原住民族各族語亦如此。至於目標嘛，沒有找什麼，私照內洽。

／得獎感言／

非常感謝這個肯定，不過有點驚訝，畢竟這不是這篇作品最適當的形式，希望有事後擴增、修改的機制。高雄實在是個故事庫，或礙於語言或礙於資源，很難被說出來。期待南台灣的創作環境益加健全，將來能有更多元的選擇和品味。再次感謝評審，感謝打狗和路竹，夥伴們加油！

透中晝。輪胎留下印痕，點仔膠黏著幾隻蒼蠅。

牠們聞見地上的大便，一時興起跑去吸吮，就黏在上頭了。

「掛號，路竹洪小姐……」郵差大喊。

延平路 57 號。

延平路 57 號！

府城和鳳山城半途的一個古老街庄，單線道兩旁的商行、米店並肩排隊。一家一家的種子農藥行生意沒有想像中那麼冷清，種田的人不多了，但仍然有人上門，若以前一樣。

整條街上看民視的阿嬤、曝衣的阿母、滑手機的妹子都探出頭，她們都是洪小姐，卻遲遲不見信件的主人。

「喂……喂喂，洪小姐！」

洪小姐直面映像管電視，電視框裡有一座層板搭的那卡西舞台，了無變化的水晶球慢速迴旋。

是叫做東南西北的地方台，邀請各位鄉親父老兄弟姊妹 callin 來作伴。來自台南的劉小姐身穿菜市牡丹大花布，頭燙寶島曼波大卷髮，扭臀緩緩步上用雲彩紙剪的「為你來唱歌」布景。珍珠在 spotlight 底下閃閃發光，她拉了一下頸鏈，清了清喉嚨。

「今仔日欲來唱這首，Radio 的點歌心情……」黃色楷體如是說。

洪小姐怕吵到暈中晝的阿爸，搬了一個小垃圾桶在客廳慢慢磨自己的指甲。桃紅色的夜市塑膠桶張著嘴巴眼看研磨的碎屑將掉下來。塑膠袋被碰到，顫抖了一下。

她不時抬頭看螢幕，同步律動，和劉小姐重新連線一起搖擺。

「你甘有咧聽，這個人的……」螢幕上字字被挖空，留下的米飯白，桃紅胭脂逐步吃食那一口一口的飯。

郵差拍打鋁門窗，聲聲催促聲聲喚洪小姐。整條街的洪小姐都有些心驚，有人打在自家的門上。

是一棟老透天了，鐵捲門、灰騎樓、白石柱、大理石壁面，大哥、大姊、二姊、小妹、阿弟，一張一張的全家福婚紗照都以此為布景。洪小姐家世不差，祖父母有幾甲田地租人種作，儉了些錢讓阿爸去讀日本冊。再返來的時候，已是新時代，新時代，於是在此造新厝。那時候是自己募工人找材料起造的，阿爸相當前衛，面道路的那一側只用落地玻璃門。晚飯後散步經過，可以很輕易的瞥見洪小姐和她爸一起看的八點檔。但郵差先生只能看著洪小姐磨指甲，在門廊三讀宣布到郵局招領。

歌畢，觀眾起身鼓掌，啪啪啪，每一下打的都是落空的爆米香，洪小姐正好現此時轉頭過去……

現在整條街都知道洪小姐有祕密信件。

收到信後洪小姐沒有遲疑太久，就牽著她的小五十走出騎樓。以前很時行用歐都邁當嫁妝，這台某種程度也算是她的嫁妝，阿爸先買給她希望能帶到她未來的姪婿那邊。小五十方便輕巧，不用考照，踩中柱不用男子幫忙出力，籃子

足夠裝她和阿爸兩人份的菜。除了噴漆褪色、引擎運轉聲大了些，鍍金依然整齊齊沒有一點凹痕。

阿爸早上五點就會起去，坐佇董事長椅靠在他的大木桌桌沿翻看公文和權狀，所以晷晷特別沉穩。

洪小姐很少騎往火車站去，所以手拏得有些搖晃。一拐一拐的龍頭會經過老診所、金香行、棺木店，還有一段有地攤的舊集市，接到日本人開鑿的那條產業道路直直行，之前發草生蚊的空地現在搭起鐵皮做大型超市。然後來到一個近九十度的大轉彎，把方向都搞得東倒西歪，就可看到踞在彎道中央的火車站。

拋光磨石子地板，挑高素面廊柱，平平的水泥屋頂上掛藍白的燈箱，就是一座車站了。兩根石柱跨開，形成一道吸收電子時鐘的玄關。洪小姐對這座門記得清楚，上一次來搭車也是這樣的，已有油漆剝落，已是無比華麗。

但她並不是沒有準備。自那一天起，她就每天喃喃複誦，看著化妝鏡裡自己的嘴唇，想想螢幕中標準國語主播的嘴唇，比對那兩片紅肉如何優雅的蠕動。

仍然是「多遠、多遠」。

那一日，老透天的玻璃門沒有關，只闔上紗門，南國的冬日不是太冷，日頭把風加溫了再送進來。陽光透過電火柱恹恹躺在洪小姐的腿上，只有庭院的香蕉樹淒淒簇簇。

地板上的網格出現人影。洪小姐抬起頭，望見一名黝黑的男子。走近一看，沒有想像中黑，大概是背光的關係。他手裡

抓著一份報紙，背後背登山包，身形在枯瘦的村落可以被稱作魁梧的了。

洪小姐打開紗門，開出肩膀一樣闊的開口。男子只花了三分鐘就說到重點，不傷手、純天然、溫和中性、美好的洗碗經驗。洪小姐點點頭，意思是你可以繼續說下去。

電視機剛好撥完一首歌。

「啥物貨？」

洪小姐那天穿一件米黃色有領的POLO衫，顏色和那台亮麗而老舊的小五十一樣。

他對洪小姐微笑，低下腰，像一架籃球框那樣，遞上一小包試用品。

「啊嗚呦，辣辣。」

洪小姐意思是很熱，請他進來坐，喝個白水。怪不得《春琴抄》裡寫：盲人看起來則像智者，而聾者看起來像愚人。

洪小姐往後了一步，又往前半步，接下那包試用洗碗精。冬日的太陽還是折磨人的，尤其當你沿著先人的古路走過隔著稻田和工廠的村庄，路途中沒有任何高過一人的影子。停機車的斜坡上還有人在曬白菜花，一朵一朵像星星一樣散著。他走完一條路，洗碗精還是同樣重。

男子從耳後拿下一個像貝殼的東西，他把那朵貝殼放在入門的桌子上。

他似乎很少進到別人家裡，忍不住東張西望的看厝內的電扇、木桌，把周遭看熟了一遍才停了下來。

那天洪小姐也只是和推銷員用紙筆對談了一個多小時。洪小姐的筆都是競選期間發的，上面印有台灣向前行、正道理性、益國益世等等。她撕下日曆上已經過去的日子，在那些日子背面一下橫一下直的胡亂寫胡亂問，賣這個累嗎？一包多少元？

好用嗎？怎麼這樣貴？

推銷員寫說這邊的歐巴桑精打細算，看到試用包很是開心，但是抱歉她們都用白熊。更多的是沒人在，他往裡頭叫了五聲，如果沒聲沒響，就繼續往下一戶去。他懷疑有一些早是沒人住的空屋。

小時候我大弟破病，我聽不見。

和你有關？

家裡附近有警察，大弟不能看醫生。洪小姐向窗外指，那裡是倒掉的柑仔店，早已沒有人。

什麼人做錯事？

我也不知道。

我背大弟去台南看醫生，偷偷。然後去到台南我也發燒，一樣的病。

這就是為什麼洪小姐下巴抵在窗口，拚命往裡頭說「多遠、多遠」。她用嘴巴對著那片壓克力的缺口，發出大於買票這樣溫吞的動作應有的音量，後方列隊的旅客也都聽見了，但沒人靠過來說我知道她要去哪裡。她每說完一句話後又低

頭縮下巴，露出眼睛來看裡頭的人的唇。

車站站務員是住在村尾的洪喜郎，從二十五歲考上台鐵專員以來就獨占廂房至今。洪小姐覺得那裡是蜘蛛洞、夜婆巢。他聽見額頭叩到石桌發出的空心聲響，接著露出一隻眼，魚尾的波紋淺淺的，眼睛裡反射出洪喜郎肩後的燈泡。哎呀那不是路竹洪小姐嗎？他坐在這裡，同時也意味著自己是村裡的核心，是那些真正住在村裡的人，他幾乎認識所有人，就算是那些一生只搭一兩次火車的他也記得。早晨通勤時間，他知道誰背著南一中、雄中的背包，他向他們打招呼，敖早、敖早，去上課啊。這裡人的以無須多說的話來打招呼，例如天氣或重播的新聞，卻在背後加一句「你甘知影？」。通勤的高中生裡面有一半後來不再搭火車了，另一半帶著孩子興奮的來車站看火車，放任孩子在大廳奔跑，自己則像少年通勤時在塑膠椅上睡覺。洪喜郎對他們說：你們怎麼還在這裡。

這可新奇了，洪小姐來搭車。洪喜郎要記下來，下班後在一桌的番茄炒蛋和醃肉前同妻子說。

即使速度不快，隊伍的人龍仍然累積起來。一旁的自動售票機乏人問津，有人提著菜籃，還有幾個穿戴叭哩叭哩的外勞仔。單一窗口的洪喜郎被逼得需要處理搭搭的踏腳聲。他請洪小姐到後面等一下，洪小姐唉了一口氣。

出售了幾張到高雄的區間之後，他回到積滿資料夾和滾輪椅的方桌後面，攤開一張台灣省地圖走出廂房。「要去哪裡！」洪喜郎聲音不自覺的和洪小姐同調起來。洪小姐拿下

眼鏡，眼睛像路貓一樣眯成一條縫。

要去桃園。終於懂了。但區間頂多跑彰化屏東，小車站每兩三小時才有一班莒光。等車這段期間讓洪小姐有各種理由退縮。她把票根收進皮夾裡。可是這不是區間小票，是大張的。她不敢摺票，只把票平放到鈔票夾裡，又因為不敢摺疊皮夾所以決定不放進口袋。

車站後頭是一間飼料廠，飼料塔少說十層樓高，是村落的天際線，洪小姐曾經想爬上這座高樓大廈去看看。綠色的塔上印有彌勒佛商標，他的耳垂和鼻子一樣大，對著車站來去的人笑。遠遠看到的那些田地，一度有許多人把它們改成雞舍，為的是賣雞肉而不是雞蛋，雞多雞屎就多，吃雞屎的蟲也必定跟著多起來。年少時洪小姐參與過那些臭味繁忙的季節，一季一季都不同而鮮活，令人作嘔得多采多姿。她在飼料廠裡遇到清波仔，他曾經註記在洪小姐的身分證上。

註記完之後，他們住過高雄、台中，最遠跑到板橋。他們翻報紙上面的工作欄，租車站附近旅社倒掉改裝的便宜房間。

最後還是回到老透天來，空蕩蕩的厝以前不知怎麼擠得下阿爸阿母和六個兄弟姊妹，蒼蠅在紗窗上扭動肥厚的唇瓣，兩片紅肉好像在咀嚼好像在說話。她躺在自己的榻榻米房裡，扭動下半身子，把所有的懊悔和鬱熱都憋進去。上衣被電風扇吹起，掀到了下巴，但鬢角仍有幾滴汗。

蒼蠅走了，洪小姐聞到了一股腥臊味，像久未清理的雞舍猶原在。她趕緊起身去廁所沖洗，努力在手上搓出泡泡。

要小心。偶爾，大弟會來，住隔壁街爾爾，很近。也就剩他們在這裡了。就洪小姐背他去台南，那時有些路段還是石子路，要過二仁溪得上一座很陡的橋。現在一見面就吵。

大弟說洗碗的時候要先洗阿爸的，再洗盤子，最後洗裝湯的鍋子。他用手指這個，這個，然後那個，嘴唇張得誇張，要特別強調洪小姐是聾子。

但洪小姐習慣把全部放在鐵鍋裡一起泡，安欵好，這樣好。洪小姐提高音量，也怕大弟聽不清。

安欵謀好，這樣不好，會得病。大弟的手像跳街舞的少年人，想把他的意思乘上三倍，但仍然是原來的樣子。洪小姐用手指自己的腦袋，用指甲扒頭皮，意思是扒袋。

倒是大弟的孩子知道她。她都叫他阿寶，和大弟小時候一樣黑黑矮矮的。

幹幹幹！大弟吼了幾聲就坐到藤椅上，洪小姐搶去他手上的鍋子。

阿爸只坐在辦公桌前看飯後新聞，玻璃桌墊映出他的影子，幾十年不變都是中視。他沒有皺眉也沒有噴氣，一身白襯衫端坐在董事長椅上，兩腳像銅像直挺挺的踏在兩格磁磚上，這是他面對噪音的方式。

15:37 洪阿麗 我和大弟吵架了又一次 已讀

15:40 林榮彬 不理會他 已讀

15:40 洪阿麗 對不理會他 已讀

洪小姐每早去市場會經過公所，公所布告欄左邊總是坐著

一個自己拔菜來賣的阿婆，洪小姐喜歡光顧，順便下去看租屋的廣告。紅單下面會印上房東的電話，剪成一條一條讓有意的人撕去。洪小姐試著播打號碼，但對方都因為溝通過於費力而放棄。大部分的人也知她是村頭洪老闆的女兒，一個查某人沒家沒業到外頭去，也沒人敢租給她。

15:42 洪阿麗 會再來這裡嗎路竹 已讀

15:44 林榮彬 那一區已經跑完了可能不會 已讀

15:44 洪阿麗 在哪裡上班 已讀

15:46 林榮彬 高雄 已讀

15:57 洪阿麗 我去過很好玩我妹妹也在高雄上班 未讀
推銷員來過之後，她央侄子阿寶幫她辦了一支手機。她突然出現在大弟家門口大叫，阿寶，電信局！

侄子有些遲疑，這個年代還有電信局嗎？她大聲說話的時候嘴角咧得很開，穿過她殷紅的臉頰。

洪小姐花五分鐘穿戴袖套、圍脖、戴上口罩，最後再套進她的紫色全罩安全帽，以時速二十之姿帶著阿寶往大雷達出發。侄子會錯意了，以為她只是要可以寫寫簡訊就好，擅自替她省下行動數據的費用選了零元機。

後來洪小姐又來了一次，手拿一張寫「LIEN」的紙條，這個這個，我要。侄子端詳了一下也是看懂了。

沒網路，侄子雙手一攤，洪小姐聳聳肩，這是啥物？

洪小姐唸不出字的標準音來，侄子幫她全改成手寫輸入。洪小姐細長的食指在揮舞，稜角都頗有秀色。她以往在飼料場

上班的時候常抓緊空檔時間寫紙條給隔壁的女工，頭家看到洪小姐咿咿呀呀的在生產線上寫字，雖然心裡很不快，可曾想讓她進辦公室當祕書抄抄書信才不至浪費那樣的筆跡。

拖完地等地板乾的時候，洪小姐坐在門廊上看雲的顏色漸漸變暗。一整日她沒說到幾句話，現在她急急忙忙的加入一堆聯絡人，大多只是住在隔壁的洪二叔、阿雀洪等人。也還有那天來過的推銷員。

訊息：阿寶回路竹否今晚和爺爺吃飯回答

訊息：沒有，和同學打球 XD

訊息：不懂 XD 這個英文

後來她意外發現麥當勞有網路這個東西，所以喜歡吃薯條。那也不算太鄉下，雞舍正熱鬧的時候還曾有兩座戲院，你不會說有兩座戲院的地方是非常庄腳。但後來都倒了，曾經有一段空窗期無聊的孩子無處去。省道旁蓋起了麥當勞後，孩子才又有一個值得嚮往的神奇的地方。

阿爸每天下午四點到五點去公園運動，洪小姐等阿爸揮動雙手的身影消失在路底就牽出小五十。總是遇上不同的工讀生，點餐一陣混亂。麵店、肉攤、菜販老闆都早已知道她要什麼，麻煩少很多。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薯條、雪碧、可樂的台語怎麼講，更不是每個人都知道洪小姐的版本。耗費一陣力氣之後，她只單點一些小東西，洪小姐覺得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。

麥當勞冷氣強，她總是多帶一件外套，選一個靠窗的吧檯位置，像一名城市的上班女子。

15:31 林榮彬 在做什麼？ 已讀

15:32 洪阿麗 喝可樂你寫字我歡喜，你呢？ 已讀

15:33 林榮彬 工作最近逼很緊，錢的事 已讀

15:35 洪阿麗 辛苦了平安（附上花朵圖：有苦有甜才是味道，有山有水才是風景） 已讀

推銷員說，他大概在四五歲時候才被發現耳聾，她媽媽是不乾淨的人，也可能是和喝酒有關。但還好機器對他來說有用，這是他的幸運。

15:39 林榮彬 你的幸運呢？ 未讀

時間一到，洪小姐自動歸位，隔日他們也不延續那天未結束的話。阿爸到厝門口時，洪小姐正拿衛生紙沾水，蹲在門檻上擦一雙淺口紅皮鞋。

阿爸雙手拉著脖子上的毛巾，走向洪小姐，想要說一些什麼，又走了回來只自己喃喃。「獅仔鐘去予人拆掉矣。」

紅鞋走過許多地方，皺摺的地方累積一條一條污垢，洪小姐使盡力氣，越是用力擦越是有白色紙屑。洪小姐嗟嘆唉呀，挑高的天花板也嘆了一聲。

阿爸從綠色的郵箱裡拿出幾本獅子會刊、市政專刊、地政會刊，都是一些免付郵資印刷品，收件人洪齊雄。它們累積在阿爸的辦公桌上，占據了右邊一大半，早就退休了，阿爸還是照常坐上辦公桌，有時間就會翻開它們。有一些雜誌以前得躲躲藏藏做沒幾期就收了，有一些到現在還按時寄過來。

新的政府推行睦鄰計畫，花了一筆經費整建公園，把掉漆的圍牆、三民主義標語、藍白色牌坊都打成泥灰。獅子鐘也是其中之一。

以往經過公園的人，只要稍微一抬頭就可以看到精神的時針分針，還請洪二叔題了「日新又新」大字，底下嵌落款人洪齊雄。

他把寬鬆的襪子脫掉，摺成小球塞在布鞋裡，走進厝內。洪小姐仍然坐在門檻上，吸飽了氣噉嘴吹紅鞋，黏在上面的細小衛生紙纖維像螞蟻一樣，在這大風中緊抓不放。

阿爸休息了一陣就會去洗澡，洪小姐過去把布鞋裡的襪球收起來，等洗完澡洪小姐也就會把菜都煮好了。

「時間猶原真準。那個鐘。」

天光就要完全離開，只剩一點尾巴在路上跑。洪小姐面朝著狹小的馬路說。

「爸先該吃藥。」

洪小姐已經把日頭傾斜的角度記起來，很少抬頭看時計。等車的時候也一樣，車站天花板的橫樑上懸了一座大大的時鐘，讓人很難不去注意。但她一直眼睜睜的盯看一樣等車的人。車站挑高到兩樓半，和這裡其他建築比顯得寬裕，沒有冷氣也不是太熱。

偶爾，閘門口走出幾個人，那總是在列車停站的幾分鐘之後，有時久久才又走出幾個落單的。洪小姐注意到有些列車上印有ㄅㄆㄇ之類的號誌，卻又不太像。洪小姐看著走出閘口的

人越來越少，感覺到了時間，差點就要去找洗衣籃了。

平時此刻她會到午睡的爸的房間門口，收集爸的襪子、四角白內褲、汗衫。再回自己房間，領起洗衣籃的小單衫、蕾絲內衣褲，一起丟進洗衣機裡。爸的房間不放洗衣籃，他的衣服一件一件掛在門上的掛勾。灰色的洗衣袋裝爸的東西，白的洗衣袋裝自己的。然後去黃昏市場買一些水果，回來再晾衣服。

之前大兄還叫爸去看醫生，弄來一張巴氏量表請印尼看護，爸還沒到那個地步。但阿爸沒有洗過衣服，阿爸可能不會用洗衣機。

請來的看護後來變做幫傭，她叫做什麼，妮蒂吧，洪小姐總是唸不好，台語裡面沒有這樣的音節。妮蒂就是做做家務，好讓洪小姐可以輕鬆。她告訴妮蒂好幾次，這個，這個，那個，那個，斷斷續續的，後來用便條紙寫成厚厚一小本。禮拜五用漂白水洗一樓地板，禮拜一洗二樓……就這麼簡單，兩人的關係簡直是媳婦和婆婆。洪小姐好幾次到街上喊妮蒂，現在回來搥地啦，你不可在爸在的時候拖地請他把腳抬起來。從上個時代以來他就不做這個動作，他是個體面人。但也因為無法忍受不體面，做了更不體面的事。

她想等車還要一小時，回去丟個衣服再回來好了。坐這裡久了如果遇到認識的人要怎麼辦呢？

她把塑膠椅上的提袋舉起來，也沒帶什麼，就一個隨身的皮包，提袋裡面塞了幾件衣服。

她經過穿堂的全身鏡，看到自己被穩穩妥妥的放在兩排

紅字標語中間。很多老車站都有這種鑲在木框裡的全身鏡，有人說是擋煞有人說是整理儀容用。走進車站的人先看到的是自己，兩邊寫一些「時代考驗青年／青年創造時代」等等的喊話。上面刻十二輪太陽國徽，國徽底下的她的臉，好像好久之前的事。

她特別穿了裙裝，平時這樣是不大方便拖地掃地的。她不特別抱怨自己的樣貌，沒什麼人好講的，同時她也喜歡自己這個樣子。

15:21 林榮彬 很好看 已讀

15:23 洪阿麗 我以前也好 已讀

15:24 林榮彬 也好 已讀

洪小姐呆楞在那裡，嗡嗡的，好像鏡子可以將聲音反射進頑固的耳膜。額頭上的確多了兩條刻痕。平時她在自己的榻榻米房間內照鏡子只開一盞黃燈，現在是清楚了。她習慣性用抬額頭來告訴你：我很生氣代誌大條了。她不知道要用什麼字，嘴裡像塞了好幾口下過雨的爛膏藥在泥地裡打滾。又像是騎車經過雞舍，憋不住氣換口氣時吸到夏天太陽加溫過的糞味。她手握拳對虛空破口大罵。阿爸在辦公桌前還有權狀、文件要看，卻得跟她共在一個廳內。他把手指直立在嘴唇前面，噓。

但她不厭惡自己的皺紋，在她身上反而透漏了某種時間的韻致，她穿著束頸的套裝，裙擺正好在膝蓋底下，一株細瘦有紋路而靈動的樹。

她本來想戴項鍊，但她沒有機會走進銀樓。舊的那幾條她總是以為妮蒂偷了，對妮蒂吐糞一樣的罵，妮蒂偷偷躲在神明廳抽鼻涕。阿爸只徒耳根清淨，最後妮蒂是不得被送走了，對洪小姐來說至少又開始有事情做了。

阿爸早年也曾想過要給洪小姐嫁個丈夫，期待她免除這樣的壞脾氣。同是臭耳人的大弟在近四十時也娶了，很晚，但是還來得及。阿雀洪住在同一條街上，多多少少也有些親戚關係，除了拉保險另外的業務就是做媒人。至少一個正常人，爸這樣託付阿雀洪。

但想不到洪小姐就這樣消失了一陣，阿雀洪只好推辭，有前科難做，硬來好像颱風天前要搶收菜一樣，會自毀聲譽的，還是緩緩。

洪小姐和清波仔沿鐵路一個一個城鎮的向北，在停留的地方找工廠做臨時的工作。其實和留在飼料廠做的是差不多的事，卻得忍受床墊發霉的臥房。一些念頭繞著她，會不會阿爸出門去找她不細意被車撞，總是會有砂石車路過。又或者發病，心臟病中風高血壓，有好多種病。清波仔也沒有怪洪小姐，他自己的確偶爾喝酒。

「就算我們聾啞，也是他們欠的……」

「……我要告他。」阿爸說。

「人返來就好……」阿雀洪說，「天公疼憨人，這算是幸運矣。」

聽到這裡阿爸說不出話來，大家情願以為阿雀洪就是在安

慰他而已。

之後洪小姐又鬧過離家一次，有外地來的投資客在科技學院附近蓋公寓租學生，洪小姐算一算發現用津貼去付還有剩。回家之後跟阿爸說她找到房子了，她主動答應每個禮拜仍是會回來清掃一次。

阿爸問了關於房子的位置、房東的聯絡方式。過幾天洪小姐將要把衣物家具都收拾完畢之時，房東卻說租出去了。

以後洪小姐安安穩穩的在老透天待下來。阿母還在的時候兩人輪流煮飯，阿母做菜的時候就在旁邊發楞觀看。阿母過身之後，剩下的都落在她身上，一天中大部分的時間就在掃把鍋鏟之間來來回回。最長的空閒是午餐之後掃完地到晚餐前的一兩個小時。

那種時候電線桿的影子移到路的另一側，厝內不開燈也可以翻書看字，她從廚房裡拿出蒼蠅拍，守在靠窗的藤椅上，把黃頁靠在茶几上一頁一頁翻。她很喜歡紙頁搨出的味道，像舊時鋪在路兩旁的稻草。她照著分區在腦中把水果店、五金行、家電、雜貨鋪逛過一遍，若發現新開的店家她就把電話和住址抄下來，提醒自己下次出門可以注意看看。

她也會認真的讀完郵筒裡的廣告傳單，讀完之後收在茶几底下，沒有一點參差。眼睛痠了的時候闔上黃頁簿彎下腰去把廣告傳單拿出來。她一張一張對摺，用力把指甲壓在摺線上，然後沿斜對角翻成帽子一樣的形狀，再用兩隻鵝頸一樣的手指

慢慢捏。廣告傳單成了像珠寶盒一樣平順的垃圾盒。這些垃圾盒逢年過節大家回來聚餐可以拿出來放魚刺、雞骨頭、瓜子殼。

偶爾瞥見幾隻蒼蠅停留，她揮出腋下夾住的蒼蠅拍順手了結牠們。雞舍和食品工廠早都空了，卻沒有拆掉，可能是不想多花一筆錢。但蒼蠅沒有跟著走，停在紗門上舔舐，嘴唇像戀人一樣熱烈。惡臭飄散的時候，延平路上的人家才出來掩門，人人都在害怕那些空蕩雞舍的鬼。阿爸半夜偶爾還是會聽到雞叫聲。有孩子不小心闖進籠子構成的都市裡，媽媽洗不去他們身上的臭味。

也有一段時間，警察像原本就長在那裡的香蕉樹企在厝外。風吹過來，窗戶上香蕉樹葉張狂的跳舞，樹葉的影子在牆壁上一樣的瘋，大弟在黑影的籠罩底下哭了。阿爸要年少的洪小姐用甜粿將他的嘴堵住，然後端茶出去給警察們喝。那時她已經聾了，從台南的病院回來，她以為警察在那之後會離開，但是沒有。

阿爸暫時關閉代書事務待在厝裡，只有年少的洪小姐得以出門買菜，她提一整家的飯菜覺得累人，麻袋壓得指尖發麻。但後來麻袋漸漸輕了，她可以有多一些時間從市場散步回家。那樣有一兩年之久，或是更久也說不定。後來阿爸決定好好合作，警察也就眉開眼笑的走了。

有了手機以後，她可以來來回回的按輸入、取消、退出，那樣的時間很快就被耗掉。她花了一個禮拜才學會如何傳照片

給別人，或者說給推銷員林先生。但如果遇上大拜拜一忙起來，洪小姐就常漏掉幾個訊息。隨著日子接近，洪小姐把撕下來的日曆紙依序堆好，用手肘把日子和日子中間的空隙壓平，弄得好像是一本新的日曆一樣。這樣大家回來團圓時她就能在紙上和大家聊天。

她累積了好幾日的已讀不回，林先生在想會不會就這樣結束了。

大家都回來了，大哥、大姊、二姊、小妹、阿弟，還有他們的姐夫，他們的囡仔，囡仔的囡仔。大家圍在客廳的茶几上，洪小姐時常為他人帶來幸運，大家總要跟她去簽彩券，買刮刮樂也要她挑。最小的幾個囡仔站著興奮的抖腳，負責拿錢幣刮開銀漆，像在幫久未洗身軀的老人磨掌皺摺處的銼。

門廳清出了一塊空間，架起了摺疊桌，他們沒有說話各自到該有的位置，往後退、手一拉，就都架好了。餐桌上，大兄、大姊、弟妹都像他們讀冊時一樣排好序，不會有人坐錯。孫子輩沒位置坐，便去客廳電視前面。大姊吩咐眾人切蘿蔔、解凍、洗菜，自己則在鍋鼎前面繫圍裙。年輕的女孩也進來幫忙備料。廚房裡只能騰出一個走道，地上擺了一盆一盆洗好的蔬菜、高麗菜、四季豆、白菜頭。

洪小姐反而沒有位置，在臉盆外轉來轉去，這個這裡，那個那裡。她以為應該是她來掌廚，畢竟跟在阿母旁邊觀看那麼多年啊。她只是筆劃了幾下，又擱收起了手來。大家一邊做事，一邊問你那個現在工作好嗎？交女友了嗎？什麼時候帶回

來看？他們想讓老透天多點聲音。

偶爾他們會問洪小姐：「刨絲器放在哪裡？」

洪小姐開心到有些慌張，箭步到大方櫃前面。佇遮，唉呀！嘴角展開來。

大姊做炒米粉，媽的手路菜。爸的假牙不斷摩擦滑潤的米粉發出刮黑板一樣的聲音。

也有新的人來加入飯桌，洪小姐為他們盛了一碗炒米粉，夾幾片烏魚子。他搖著頭說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

「還是媽炒的好吃。」大姊說。洪小姐跟著笑，離了塑膠椅，拿著筷子指指點點，吃這個啊，好，吃那個啊，好。大兄手揮了一下，像趕蒼蠅。但是洪小姐還是伸手夾起了一把炒米粉，不讓其他人有拒絕盛情的機會。

大家習慣每年一樣的炒米粉，也沒有人要看洪小姐寫字。

洪小姐用車站的免費網路發出了訊息。

13:15 洪阿麗 收到信了 未讀

13:16 洪阿麗 要出發坐車 你已不要講 未讀

信裡面寫的無非是一些肉麻的話。他一直在想為什麼她不回覆他的訊息，現在想要她在身邊，可惜這麼晚才遇到她，彷彿洪小姐看的那些娘家、春風望露。還有他們公司的營運狀況一直很糟，認真的很糟，挨家挨戶推展的效果非常有限，生活辛苦。如果她能借他一些錢，十萬也好，那真是件好事。

收到信後的洪小姐早該知道這一天會來，她必須事先思

考。騙子不會寄信的，至少她這麼認為。洪小姐可以讀唇語，所以她上街買菜買衛生紙應付的來，但她不懂得人生這兩字的意思，所以沒有辦法拿它來當藉口。

批信裡說他決心離開高雄，去北部找一個機會，重新開始。他原本住的公寓的家具都不要了，只有機車會託運到北部去，所以會亟需一筆錢，並希望她匯錢給他之後去找他。信的結尾還提醒她，寄件人那邊寫的就是他新住處的地址了。

曾經她也很會討價還價，所以她和清波仔跳上了一班北上的列車，一路上兩個人的手都靠放在扶手上。忘記誰搭在誰上面的了，但都不覺得這樣的姿勢不舒適。

月台在南下北上兩股軌道之間，中間沒有機器驗票，偶爾才有站員會在那裡剪票，以前搭車可以從鐵柵欄的開口跳下去。站台大概半個人高，跳下去重力使得腳不得不彎曲，身體弓起來。踩在道碴和枕木上時，總帶著加速的心跳，喀啦喀啦的行過那停不下來的軌跡。

鞋跟踢在軌道上，發出鐵琴一樣好聽的迴響。她很怕那雙紅鞋的鞋跟會卡在碎石縫之中。到時候就算想要把陷入的那隻腳提起來，反而會讓另一隻腳越是陷下去，想到這裡即使她不在鐵道上，也有同樣快的心跳。

這十年來重新搭了一座通月台的天橋，鋼柱鋼板赤裸裸的暴露在外面，和小村莊的形象不是很相符。洪小姐不用再擔心在碎石縫隙中無法自拔，也不用為了爬上月台將裙子掀起來。

但洪喜郎還是一樣跳下軌道，踩過石頭，走上月台，趁列車還沒來時去變換號誌。有囡仔想要這樣做，卻被他吹哨子阻止了。他們羨慕洪喜郎，囡仔們也想得到一塊墊在鐵軌的石頭。

在鐵道中央甩著帽子的時候，洪喜郎看見洪小姐停在天橋的樓梯上。很多人都反應過天橋階距太高了，尤其是那些去城裡買禮盒或乾貨的歐巴桑們。但洪小姐的表情似乎和買票時不太一樣。

飼料的玉米粉發酵過，卻能產生肉食久置的氣味。這股氣味形成了風，把洪小姐的裙擺吹起來，那是一件有皺摺的雪紡。洪小姐戴了一頂綁了絲帶的草帽，她把手伸到眉前，很像是要看遠方的火車，也像是和風拉扯那頂帽子。

洪小姐的父親來找洪喜郎的時候，他很是驚訝。「我確實是把票賣給伊，但是伊可能毋坐上車。」

也許阿爸再回去的時候，洪小姐一如往常的在門檻擦拭紅鞋。

他記得她在天橋上停了有一些時間，然後列車鳴笛了，他得前去轉換指示燈。他就看到她只是把手不重不輕的放在帽緣，一直沒跑起來，可能會來不及搭到車。

洪小姐在天橋上看著銀色列車悒悒無聲的接近，軌道震動，道碴震動，鋼筋做的天橋也震動。

蒼蠅聞到了黏膩的汗味而糾纏不清，洪小姐只是舉起手給它氣流的提示，要它能離開多遠，看它能離開多遠。

那一年尾牙她抽到了一台傻瓜相機，是當時的大獎，同事們眼裡都露出欣羨，其他女工想用稍微便宜一點的價格跟她買，她說不。她去街上買了一卷富士底片，藏在包包裡面。到站後，清波仔叫她站在閘口，那其實沒什麼特別的，就是一排漆成紅毛土顏色的鐵欄杆。底片有限，不像手機拍照得以如此揮霍無度，洪小姐謹慎的微笑起來，把帽子摘下，雙手和帽子扶在小腹上，兩腳很典雅的交叉。

天橋震動，洪小姐的雙腳和胸口也感受到了。不快不慢的低頻，越來越明確，越來越響，有節奏。

拍完照之後，清波仔叫她哼一首歌，她一開始說不要，講話都講成這樣了。但清波仔堅持無論多麼難聽難懂都哼一首吧。

「火車行到伊都啊嘛伊都——」她不自覺的唱了童年的一首歌。列車從底下進來了，整座天橋都在共鳴，喀啦喀啦的響，洪喜郎聽不見了。即使信上的住址可能是假的，她也要看火車能帶她去哪裡？

〈路竹洪小姐〉評語

陳素芳

「掛號……」，郵差的大喊聲劃開了聽障女無聲的世界。全文鋪陳錯落有致，街景的描繪，小鄉遲緩的日常，庶民生活小景，甚至氣味的捕捉，從景到人，都一一緊扣主角寂寞且騷動的內心。

後天失聰，使得「洪小姐」與現實社會的關聯就像她形似而音不準的發聲。一個外地來與她同樣失聰的推銷員到訪，打開蟄伏許久的情感隘口，帶出了過去的記憶：為情出走，情傷返鄉，也堅定了她再次離開的決心，她要去「多遠（桃園）」：「即使信上的住址可能是假的，她也要看火車能帶她去哪裡？」出走是追索情感，更可能是砍掉小鄉生活的鎖鏈，尋找生命的新起點。

鄉鎮市井小民的面貌，生動且帶諧趣；聽障女的世界，孤獨寂寞且哀傷。作者寫來節制，有聲與無聲的世界轉折自然，全文節奏流暢，一氣呵成。